

Remarkable Creatures

与化石打交道的 女孩



[美]特蕾西·雪佛兰 著
谢群 姬蕾 译



现代出版社
MODERN PRESS

Remarkable Creatures

与化石打交道的 女孩



[美]特蕾西·雪佛兰 著
谢群 姬蕾 译

版权登记号:01-2011-215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化石打交道的女孩 / (美) 雪佛兰著; 谢群, 姬
蕾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143-0111-3

I. ①与… II. ①雪… ②谢… ③姬… III. ①长篇小
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3581 号

REMARKABLE CREATURES by TRACY CHEVALIER

Copyright: © 2009 BY TRACY CHEVAL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EVERRIGHT BOOK

All rights reserved.

与化石打交道的女孩

著 者: (美) 特蕾西·雪佛兰

译 者: 谢 群 姬 蕾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0483(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8.75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0111-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目录 *Remarkable Creatures*
{ CONTENTS

1 与众不同的石块	_ 001
2 一种非淑女的追求	_ 005
3 寻找四叶草	_ 043
4 憎恶和怨恨	_ 067
5 我们都会变成化石	_ 101
6 对他的一点暗恋	_ 135
7 巨浪袭来	_ 187
8 平淡生活的一次冒险	_ 205
9 让我无比快乐的电光	_ 243
10 一起享受寂静	_ 269

1

与众不同的石块



在我的生命中，曾经无数次有过被闪电击中的感觉。不过只有一次，我确确实实被闪电击中。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按理说应该印象模糊，可当时的情景我却无法忘记，始终牢牢印刻在脑海里。我站在一片空地上，不远处马夫正和马儿们玩得开心。突然一阵风暴袭来，一个女人将我抱起，躲在一棵大树下。没错，是一个女人。我躺在她的怀里抬头仰望，深黑色的树叶倒映在苍白明亮的天空中。

忽然传来震耳的响声，仿佛我身边所有的树木都轰然倒塌，一道绚烂夺目的强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紧闭双眼，周围一片嗡嗡声掩盖了他声音。我感觉自己置身于炙热的炭火中，甚至闻到身体烧焦的味道，我想这一定会很疼，可我却没有丝毫痛楚，只觉得全身都被活生生翻个个底朝天。

我感觉到有人在不停地推喊我，但我发不出任何声音。接着，我被抬到了一个温暖又舒服的地方。包裹着我的应该不是毛毯，它很湿润。哦，对了，应该是水吧。我对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们家就在海边，每天我都能从窗户里看见它。我慢慢睁开眼睛，刚才发生的一切如同一场梦。

那位抱着我的女人和站在她身边的两个女孩都在闪电中失去了性命，只有我活了下来。以前我是一个内向寡言，体弱多病的女孩，可经历

那次风暴电击之后，人们都说我变得活泼开朗、机智灵敏，与之前截然不同，好似变了一个人。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如同他们说的那样，但是被闪电击中的记忆，却一直挥之不去。那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出现在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瞬间：当我第一次看见乔找到的翼龙头骨并且我亲自找到它的完整化石时；当我在沙滩上发现各种奇形怪状的化石时；当我与伯奇上校见面时。有的时候，我也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和闪电之间似乎有一种默契，好像它即是我，我即是它，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它就来到了我的身体里，从此便再也没有离开。

每一次找到化石时，这种被闪电击中的震撼感觉便袭来，那束明晃晃的光在心里告诉我：“没错，玛丽·安宁，你就是沙滩上一颗独一无二的小石块。”于是我每天都像猎人一样不断寻觅着，体会这种震撼，咀嚼这份与众不同。

2

一种非淑女的追求



玛丽·安宁身上最特别的部位，要属她的那一双眼睛。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那时她还是个孩子。她的眼睛很明亮，闪烁着褐色的光芒。她有着化石猎人们共同的职业病，总是在不停地搜索寻找，无论是站在大街上或是呆在房间里，可能根本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她也停不下来。这个特点使她总是显得很精力充沛，即使她安静地坐在那里，你也能感到她身上那股子冲劲。姐妹们说我喜欢东张西望，眼神定不下来，我知道她们并不是在褒扬我。不过用同样的话形容玛丽，却是我对她诚心诚意的赞美。

我很早就发现，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最特别的部位，可能是面孔或者肢体的某个部位。比如我的哥哥约翰，他的眉毛最有意思，不但很浓密，而且是他脸上运动最多的部位。你可以根据他眉毛的一紧一松揣测出他内心的思考过程。约翰在我们菲尔伯特家五兄妹中排行老二，是唯一的男孩子，父母辞世后，他就担起了家里的重担。这样的境遇，让人无法轻松，所以从小到大他一直都很严肃。

玛格丽特是最小的妹妹，她身上最特别的部位是那双小手，优雅的手指非常匀称修长，弹钢琴我们谁也比不上她。跳舞的时候，她总喜欢不停挥舞着美丽的双手。睡觉的时候，她也要把手臂放在额头上，哪怕天气再冷，也不把手放进被子里。

我们四姐妹中，只有弗朗西丝结了婚，她最特别的则是她的胸部。谈到这，我得多说两句。我们菲尔伯特家的人从来都不能用漂亮来形容，我们天生骨瘦如柴，而且长相都很个性。拮据的经济状况只够买得起一个人的嫁妆，弗朗西丝得到了这个幸运。她的丈夫是埃塞克斯的一名商人，婚后，弗朗西丝离开了我们从小生活的红狮广场。

我最羡慕那些拥有独特眼眸的人，比如玛丽·安宁，他们的双眼仿佛能把这世间看得更犀利透彻。我和大姐露易丝关系最好。露易丝的话很少，表面上看，她灰色的眼睛和菲尔伯特家族其他人并无两样，可当她注视着你的时候，你就能发现那双眼眸的奇特之处。

我也很想有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可上天却给了我一个独特的下巴。面对生活中的烦恼与不顺，我总喜欢抿嘴咬紧牙关，而此时我的侧脸看上去就像刀刃般尖锐。有一次在舞会上，我无意间听到我心仪的男士对别人说，他从来不敢邀请我跳舞，怕我那锋利的面庞会把他划伤。这句话深深打击了我，内心的痛到现在都没平复。我再也没有对任何男人付出过感情，我没有结婚，也很少去跳舞。

多希望我身上最特别的部位是眼睛，而不是下巴。不过我发现，人的性格也许会改变，可这种与生俱来的身体特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看来这个令人反感的下巴，就像我搜集的那些化石一样，坚若磐石，注定要跟着我一辈子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在莱姆里吉斯镇见到了玛丽·安宁，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海滨小镇上。我可不想住在这种小镇上，我喜欢住在伦敦，尤其是红狮广场，那是我们家族从小生活的地方。我听说过莱姆里吉斯小镇，它是近年来很热门的海边旅游圣地，但我和家人们从来没去过。夏天我们常去苏塞克斯郡的一些城镇度假，比如布兰顿、哈斯汀等。母亲在世时，很相信理查德·罗素医生关于海水功效的论说，那位医生曾写过一篇关于海水的论

文，大谈海水泡澡、饮用海水的好处。因此母亲常常带我们去海边度假，让我们呼吸新鲜空气，去海里游泳。海水我是不会喝的，不过有时我会游游泳。在海里畅游的感觉，很轻松自在，仿佛大海才是我真正的家，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种遐想。

父母辞世的第三年，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哥哥约翰突然宣布，他已与父亲生前法律顾问的女儿订了婚。我们亲吻并祝福他，玛格丽特还弹奏了华尔兹钢琴曲以表祝贺。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却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想其他几个姐妹也是一样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伦敦生活就要结束了。约翰一旦结婚，我们就不可能再在红狮广场住下去了。新的菲尔伯特夫人肯定希望成为房子唯一的女主人，在这里结婚生子，一家人其乐融融。而我们这三个未婚的姐妹无疑成了累赘。露易丝和我，注定要当一辈子老处女了。我们没什么钱，长相和性格也难以引起男人的兴趣。露易丝虽然有一双特别的明眸，可她却长得太高了，她的身高和那粗大的手脚令男人望而却步。而且她非常沉默寡言，男人们真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至于我，身形弱小、骨瘦如柴、姿色平平，不会撒娇不会挑逗，还总喜欢谈论一些深沉的话题，男人们都只好敬而远之。

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就像羊群一样，被人赶着往前走，而约翰，就是这个牧羊人。

第二天早上，约翰在餐桌上放了一本从朋友那儿借来的书。“我在想今年夏天，你们可以去个新地方度假，免得又去布兰顿的叔叔婶婶家，”他建议道。“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沿着南部海岸游览一番。现在正在和法国交战，欧洲大陆是去不了了，肯定会有很多人选择去海边度假，旅游城镇也会越来越多。也许你们会找到比布兰顿更好的地方，比如伊斯特本、沃辛，或者更远一点，利明顿，还有多塞特海岸的威茂斯、

莱姆里吉斯也不错。”约翰一个个背着这些地名，仿佛他脑海中列有一张清单，每说完一个地方，就在旁边打个勾。这是他当律师养成的思维严谨的习惯。他肯定已为我们想好了地方，只是在温柔地一步步将我们引过去。“喏，翻翻这本书，看你们对哪个地方感兴趣。”他指了指桌上的书。虽然他没明说，可我们都清楚，我们要找的，并不是度假目的地，而是一个新家，在那里，我们虽然会苦一些，却不用再当伦敦大都市里的省吃俭用的贫民。

等约翰上班后，我拿起了那本书，书名是《1804年水域海滨城镇全攻略指南》。我一页一页地念着，好让露易丝和玛格丽特也听得到。书中按字母顺序列出了许多英国城镇，其中光是热门游泳胜地就有四十九页，里面有地图，活页上附有城市的鸟瞰图和各种景观图。我们心爱的布兰顿占了二十三页，还有一篇赞扬它的美文。我在书里找到约翰提过的那些地名，有的是小渔村，只有两页平平的介绍。在每一页的空白处，约翰都做了记号。我估计他把整本书都读完了，而且做了仔细的权衡研究，找出最适合我们的地点。

“为什么不去布兰顿？”玛格丽特询问。

我正读到莱姆里吉斯那一段，我皱了皱眉头，把书递给她。“答案在这儿，看看约翰是怎么批注的吧。”

“莱姆是收入中等的人们经常造访之地，”玛格丽特大声读到，“人们去那里不仅是为了重获健康，更重要的是在那里节省开支，再度积聚资本。”书从她的腿上滑落。“布兰顿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是吗？”

“你可以不用走，就呆在这儿，和约翰还有他的妻子一起生活。”我突然很慷慨大度地对她说。“我想，只多一个人，他们应该可以负担得起。也许我们不用三个人都被发配到海边去。”

“你说的是什么话，伊丽莎白，我们是永远不能分开的。”玛格丽特

这番忠诚的宣言，让我情不自禁紧紧拥抱了她一下。

于是那个夏天，我们便按照约翰的建议，沿着海岸走了一圈。与我们同行的有叔叔婶婶、未来的嫂子和她的母亲，约翰也安排好了工作和我们一块儿旅行。每到一处地方，亲友团们总会夸张地大肆评论一番。“哇塞，这花园多好看啊！我真是妒忌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可以随时到这样的花园里闲庭信步。”“这个流动图书馆里的藏书多丰富啊，简直可以和伦敦的图书馆媲美。”

“你们不觉得这儿的空气很清新湿润吗？真希望我每天都能呼吸到这样的空气。”诸如此类的评价。听着别人这么随意地评论我们的未来生活，心里真不是滋味。尤其是这些话出自嫂子口中，要知道我们伦敦的房子今后可全归她了，而她压根不会认真去考虑我们未来在沃辛镇或黑斯廷斯镇的生活。嫂子信口雌黄的评论，让我们都有些烦躁。露易丝开始找借口不参与集体行动，而我则言语愈来愈尖刻。只有玛格丽特沉浸在新鲜感和好奇中，哪怕是对着利明顿的泥土或伊斯特本粗俗简陋的剧院，也能咧开嘴笑得很开心。她最喜欢威茂斯，乔治国王对这个小镇的赞扬让它在众多海滨小镇中脱颖而出，备受青睐，随处可见穿着时髦的游客们，他们都是从伦敦等地过来的。

一路上我都有些无精打采，提不起劲。一想到自己将会被发配到这些小镇，便没有丝毫心情游山玩水。即使是布兰顿或黑斯廷斯这些我原本十分喜爱的地方，此刻在我眼中，也失去了光彩和吸引力。

等我们到达莱姆里吉斯镇时，只剩下露易丝、玛格丽特和我三人了：约翰赶回伦敦上班，顺便把他的未婚妻和丈母娘也带走了；叔叔的痛风病犯了，婶婶陪着他一瘸一拐也回布兰顿去了。达拉姆一家陪着咱们姐妹几个去莱姆镇，这家人是我们在威茂斯时认识的，他们帮我们在镇上的百老大街找了间出租屋住下。

在那年夏天所有走过的城镇中，只有莱姆镇最吸引我。我们到达时刚好是九月，一个宜人的月份。温和的天气、明媚的阳光，给我们这段残酷的旅行注入了些许生机。摆脱了家里人的絮絮叨叨，这里舒适的气候让我青睐，最终在心里认定，也许这儿不失为一个好的栖息地。

莱姆里吉斯小镇与它四周的地理环境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小镇外陡峭的山岭让马车无法通过，游人们只能在查蒙斯或者阿普莱姆的十字路口下车，然后骑马前往莱姆里吉斯。乍看狭窄的山路直通海边，却峰回路转又上了另一座小山，仿佛它只是想瞥一眼海里的波涛就走。莱姆河的人海口处形成一个小广场，这便是莱姆镇的中心了。镇上有名的三杯酒店就建在这儿，虽然酒店内装修一般，但也有三盏玻璃大吊灯，透过飘窗能俯瞰整个海滩。很多房屋沿着海边倚河而建，百老大街两旁有很多商店和跳蚤市场商铺。整个城镇不像巴斯、切尔滕纳姆或布兰顿那样规划地很好，而是弯弯曲曲的，似乎是为了躲避蜿蜒的山脉和海岸，不过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这还不是莱姆镇的全部。莱姆镇像是由两个并排的村庄组成，中间通过一个小沙滩连在一起，沙滩上排满了游泳更衣车，等待着如织的游人们。另一村庄坐落在沙滩的西头，拥抱着大海。村庄外的科布海港，被狭长的灰色石墙包围着，石墙延伸到海里，为南来北往的渔船和商船提供了一个宁静的避风港。科布海港墙有好几尺高，墙宽大概可容纳三个人手挽手并排行走，有很多游客站在墙上回望整个小镇，延绵起伏的青山峦和悬崖与灰褐色的海岸形成鲜明对比，煞是好看。

巴斯镇和布兰顿镇的美丽不是因为自然风光，而是镇上统一整齐的房屋，加上光滑的石头外墙，让人赏心悦目。可莱姆镇的建筑物都没什么特色，它的魅力恰恰来自于它周围的景色。我一下就爱上了这里。

我的两个姐妹也很喜欢莱姆镇，不过却是由于不同的原因。玛格丽

特成了镇上舞会里的新宠儿。十八岁的她有一头乌黑的卷发，活泼可爱。在我们菲尔伯特家族里，她算是长得好看的。她常把那双修长的手举过头顶，让大家都能看见那美妙的曲线。十八九岁无丑女，真是这样。如果说玛格丽特的面庞稍微长了点，嘴唇稍微薄了点，脖子上的青筋也有一些突出的话，这些现在都被怒放青春气息掩盖。至少她没有我这样尖锐的下巴，也不像露易丝那样高得吓人。那年夏天，比起在美女云集的威茂斯和布兰顿，玛格丽特在莱姆镇算得上是焦点了，吸引了更多年轻男子的目光。她每天乐此不疲地穿梭于各种舞会，闲暇时间就和新认识的朋友们在集会大厅里打牌喝茶，或去海里游泳，或者在海港墙蹦上蹦下。

露易丝对舞会和打牌没什么兴趣，不过之前她在小镇西边的山崖下发现了一片奇特的花园，山上掉落的岩石以及茂密的灌木青苔把这块绿地巧妙地掩藏起来。这个发现让露易丝欣喜若狂，再度点燃了她内心深处对植物和对自然的热爱。

至于我呢，一天早上在科布海港墙西侧的蒙茅斯海滩上散步时，有了新发现。那天，我们和在威茂斯镇认识的朋友杜拉姆一家去海滩寻找一种奇特的岩边礁石，这种礁石只能在退潮的时候才能显出来。我们走了很远，多石的沙滩很难走，而我又穿了一双薄底帆布鞋。一路上我都低头看着脚下，怕被石头绊倒。突然，在两块石头中间，我发现了一颗奇特的鹅卵石，上面有条纹，于是我弯腰将它拾起。这是我第一次捡石头，那时我没有想到，在此后的生命中，我会成千上万次重复这个动作。那块石头呈螺旋状，每个隆起处都很规则，看起来好像一条蜷缩的蛇，蛇尾在正中间。这特别的图案很吸引人，我舍不得丢掉，决定要将它收藏起来。虽然我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块什么石头，可我肯定它绝不是普通的鹅卵石。

我兴奋地向露易丝、玛格丽特还有杜拉姆一家人展示我的新发现。
“呀，这是蛇石！”杜拉姆先生叫到。

我差点把它掉在地上，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块石头，这蛇不可能是活的。突然我明白了。“这是……化石，对吗？”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不知道杜拉姆一家是否熟悉这个词。在大英博物馆的陈列室里，我见过一些化石，也读过几篇关于化石的文章。但我没想到，居然在海滩上能这么容易拾到化石。

“我想是吧，”杜拉姆先生说。“这儿的人常会拾到这种玩意。一些当地人还把它们当成奇品出售，他们把这种石头称为奇石。”

“这蛇的头在哪？”玛格丽特问。“看起来好像它的头被砍掉了似的。”

“嗯，也许掉在其他什么地方了，”杜拉姆夫人说。“菲尔伯特小姐，你是在哪里找到这蛇石的呢？”

我给他们指了指地方，众人开始四处寻找，可一无所获。很快，其他人对此失去了兴趣，继续前行。我又找了一小会儿，最后还是跟上大部队离开了。边走我边凝视着手中的这块化石，这是我的第一个标本，后来我知道了它的名字叫菊石。把一个动物的躯体攥在手中，感觉有些怪怪的，不过我很开心。摩挲着它坚硬的外表，仿佛握着一个手杖或楼梯栏杆。

在蒙茅斯海滩的尽头七石岩，海岸线消逝在天尽头，我们在这发现了一大片蛇墓地。光滑的石灰岩架上有成百个像我手中这样的螺旋状石头，而且个头更大，每个都有盘子那么大，白色的线条衬着灰色的石身，颇为壮观。这奇异又阴森的一幕，让我们都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这些蛇肯定是红尾鳞，你们觉得呢？”玛格丽特说。“太震撼了！”

“可英国并没有红尾鳞啊，”杜拉姆夫人很疑惑。“它们又是怎么到这里的呢？”